皇明從信錄

從信錄引

蓋聞翠嬀綠圖。昭盛帝之籙。參漏四肘。闡翩王之符。遐哉尚矣。然叡琴虞瑟治化僅紀于一身。禹扇湯羅。全盛不踰乎百載。未有鴻猷景爍。累洽重熙。若我
皇明之隆盛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羶。肇造區夏。乾坤燦然而再闢。日月[illegible]而[illegible]光。兼道[illegible]

衡古定制。使天下。久治而不可亂。蓋得
統正而備法隆。於皇哉邁越千古矣。嗣
是
列聖承休。駿瑋益懋。明良喜起。陽和迴黍
谷之春。溥博昌明。下屋徹覆盆之照。伏
讀
寶錄寶訓諸書。以迄名賢碩士載紀。
聖子聖孫之令緒。亦既彰彰可考已。愚生

獨有感于萬曆之盛。而覺擬議之難歷
也。夫淵安而知源靜。葉定而識根寧。繇
今日之治效。而想
神廟之所以潛維默運于中者。穆乎深矣
遠矣。當時在
廷諸臣。兢兢于典禮之大成。以
郊廟
冊銓補為請。不知至誠之格。原無敢而

恩綵辟之陳。寔乃稱申露禱所以致肅雍
之應也。
天子之孝。亦不在于色養之節。
兩宮升遐。推恩所以廣
遺詔之旨也。陋傳餐衡石之規。即
羣華希御。然而
宸衷潛注。念照徹于百職幽微。厥釋經章
句之末。即

經席踈臨。然而
家法克遵。日玩繹乎
累朝實錄。以故
大本建倫序之元。藩封式
祖宗之制。定大紛。決大疑。讞大獄。息議論
之雲霓。靖西夏。平播州。援朝鮮。掃四郊
之多壘。在揆地者。蒙
恩異數。而休容以伸。居言責者。切直罔諱。

而雷霆不怒豈與夫任相太專者屢與
權重而致疑求言若渴者或至無忌而
兆禍哉葢我
神宗顯皇帝睿資英敏而養之以淵靜識
斷超軼而出之以寛仁學問深宏而居
之以凝定邁古之大德震世之偉畧固
難得而罄書矣故
天眷用休年所多歷享盛治者四十有八

年大德聖人與大福聖人而兼受

少年天子與

太平天子而交稱於郁盛矣以纘

列祖正中之治以鞏百世悠裕之休愚生

幸逢

盛際身沐

皇仁無以發揚大政聊以得于見聞之確

者手為集錄而敬銘之曰從信云者夫

亦附于庚民之徵云爾

秀水經生沈國元敬書

從信錄總例

通紀創於東莞陳建自洪永迄弘正續紀補嘉隆兩朝覽者以其編年敘事文順義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名賢輩出博洽代興憲章吾學大政續編典則統宗紀聞彙編史料之類當

聖明不諱之朝百家紛紛兢勝于是取通

紀載之。刪蕪納新。削荒引實。參覈之詳。編摩之確。允稱精簡。

神廟嘉言善政彰彰在人耳目。然無成書。無以慰海內士民覲揚切念。今廣爲搜討。無慮千卷。連章隻字。罔不畢領。然必詳註所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

黃閣總揆。凡政令議論當以此爲推準。故錄中必詳其餘則以職掌之所在定一是

而條隸之不複不濫

凡無關大政無裨實典詐奏而穢毒相攻

狥私而毀譽交姘褻瀆

君聽淆亂人情雖工弗錄至災祲變異備

載以驗占考玄鳥履武商周不遺神語石

言盲史畢紀意蓋深矣

詔諭勑旨等項凡係

天言語語典誥字字緯綸何敢妄贊一辭

謹遵本文成句恭讀。以便後學誦習。

名賢奏對條議。洋洋灑灑。連篇累牘。讀者反復始了。今略爲標注圈讀。曉然揭其意指之所在。使人開卷即得。亦助讀書之一捷也。

凡有益後場經濟者。今取節錄、或擬題、或稽引。展書確有作據。豈不快覽也哉。

萬曆歲庚申秋日秀水沈國元識

皇明通紀從信錄卷目

第十四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十七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十五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六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己未四年止

第十七卷

庚申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止

丁巳弘治十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六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八年止

第二十七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八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止

第二十九卷

乙丑嘉靖八年至丙申十五年止

第三十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丙午二十五年止

第三十一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乙卯三十四年止

第三十二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三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堂備載大正與洲仙志[illegible]應

皇明從信錄卷一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朱衣神偎藥如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與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與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

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兄相繼病歿　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　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陟麻湖中過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

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上乃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見　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讎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己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以　帝彌難有

二馬合勢女英賢成

二郭戮力不相上下

智略宜配之子與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復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 高后也 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為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懽酒酣熟視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前徵異兆今如袁 太祖神武天授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祖其識己肇于齊梁之季誌公居梁時作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來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一時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丁亥百年後李昇云周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為曹道

屯軍之處然第二句江南市有馮馬在諸馬在聖人主諸郡朱氏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羅之上為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戊屬犬卿以其年奉汴梁又明年為庚戌是時大都司而從自南而北祇于十位也乘交燈元主資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為安酉為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閩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識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定國大號也其爲 太祖之讖信然而豈區區偽安士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爲 孝陵改塔于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也又于鍾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關刻預識意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現示其兆葬即其地讖矣

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曾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據城陷被執使降罵不絕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發舟元帥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非守大洋、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埀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

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多引亡宋故號宜徙
帝㬎于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
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
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
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
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
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
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

[illegible]

獨復兩浙要地功不[illegible]

[illegible]行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厲諸將曰相君本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傅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壽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傅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徐壽輝將趙普勝

以三千破百萬方之尤奇

其人鐵

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為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巳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斥

元之兵政可知

老屈乜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星河西人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旨矣

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爲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　達　湯　和　吳　良　吳　禎

花　雲　陳　德　顧　時　費　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　英

胡大海　張　龍　陳　植　謝　成

李　新　張　赫　張　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議是

構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甚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又註）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臣宋伯顏（兒顏）不花趙宜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爲蓋反覆叵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謬乃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縻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既優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

何列而自反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悔禍歸誠之心問
方覬覦者聞之亦莫辨而不解兵也況此事乃未可發
已開猶設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行舉之時則決請新其制
之兵未起亦是在元謂之背叛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
一海隅寇耶觀其之言不啻蹈兵之亦不可得
撫斷珍之不可執則知元祚之必卯矣若我　皇祖之
於國珍服與得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遠邇賢于
數言推誠布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殺世之略乎
雖然國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擁逆順測成敗甚
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守義旅歸期不失為
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
疑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惜哉
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將
兵六年屢敗官軍跨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
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
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殺
之他路是激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朝
貴寵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之丞

李齊不屈

復大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乘闇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御烏馬兒孫撝齎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　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

倡仁義以收人心

聚衆於黟昇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衆屯横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還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播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

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廣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畫餽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離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戸至是率所部伏

黑丁　黑將軍　人參

謁、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號勇善戰
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
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偽帥降其衆○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
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挺劒躍馬衝 上橫衝其
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滁州人
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
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
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
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

太和充溢

不受其羈之術大上深得其理

忠獻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眙以二人麄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卒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予與埶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

谷黎肅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雞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傒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傒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傒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傒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傒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𢍰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傒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傒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背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

[illegible]之[illegible]服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

使爲精絶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

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入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高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 王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每日來攻壘垂陷復

太祖一生主意

太祖智保滁州

精奇

去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戲手大罵元兵相覷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戍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胡大海來謁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王志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驁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　上即與皆往略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迨至半

異蹤預識
字升天說
鄰

遂[illegible]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屬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逡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

大數已定

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與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

人臣之義皆以脫脫爲正

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

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

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

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

夏以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大尉雪雪

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

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用心無益

而犂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有工執藝事以諫，但作為奇巧以蠱惑上心。此令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脊察，太子鼓弦。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太祖定計取和陽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

諱敗為功
將和有為

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

良謀

殺之以滅口。是逃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懼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抜命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覘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上既總和陽兵、誅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

聖○主

視天下即如一身一家民念此尖呼

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驍勇有膽畧　上皆留置麾下○　上與張天祐等議分甓和陽城討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　上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滁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

天子一統之基

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 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鬭德崖爲子興所執 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沓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忘其名）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 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以出德崖於是 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

俊業　杜宗參政　開平縣主　忻于古國　聯庭

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
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
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年十六、隨
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
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
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
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
事剽掠、終必無成、聞　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
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
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驚兄　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

戊近謀取金陵

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按先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從成二人為盧和人、餘皆滁濠産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鍾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上駐師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欵云諸將欲

天之所與默佑不待其助

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巳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銅城閘巳歇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紮馬腸河口以阻諸兵 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苦澗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 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軍聲大震 上遂定渡江之計

籍鄉兵

仁王首政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船縱齊發、與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〇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上喜之、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上用昇計、籍鄉兵選税戶宋成吳文通宋伉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〇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

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遇安甚厚事多預議○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殊

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
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
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
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
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
萬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楚先腹背受敵大敗遂
擒楚先 太祖釋不殺與之語楚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
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
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
知生爾之故楚先曰然則欲吾單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
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楚先兵敗不敢復進
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楚
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遂
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
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祖

天地之性

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賜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

進。耽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滅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劬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柰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廻之計耶。埜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

郛元帥皆戰死埜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荷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選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乘後擊之什地揆槊刺死埜先○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埜先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

牙僮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

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溧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

士多救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為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太祖發兵取鎮江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

聖人

等嘗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

愈等克廣德路

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初江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

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華敗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祥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為都司王璹為照磨欒鳳為管勾夏煜韓子愈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

帝王開國氣象自不同

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遂報、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

歸臣之風　雙刀王　大誼征張士誠

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命宿衞帳下○時鎭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取回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秋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

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强遂爲勍敵（ ） 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鎭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鎭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徐達討常
張士德

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冦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横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

擒士誠氣沮　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潛入城將兵固守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遣使求援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崔等敗走○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濟南告急搏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

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守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虎迎戰敗之遂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守將李福安

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為都元帥統兵守之

溫祥卿進守禦之計

三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

相繼皆下。

完祖，處州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屯太平。時完祖來降，上嘉其勇捍，賜金帛，俾仍舊官。亦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諸將非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上。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焉。

五月，命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衡城水寨，其將王貴、紐澤率衆降。○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旌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

人與地宜

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寇至輒破走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為我有耿吳二帥數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徇宜興取常熟○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

張士誠降元

拒戰我師擊敗之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八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安吉皆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策應合兵攻破其城斬天完偽將洪元帥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偽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

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常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欣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因隙襲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

太祖命將取揚州

冬十一月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食盡復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

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
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
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
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宄
恣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
支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 上命悉送其
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
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舊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奄至徽州時徽州

新附城郭守禦未備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裔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李昇等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皇明從信錄卷一